

學

統

四





學 統

(四)

熊 賜 履 撰

學統卷十二

翼統

端木子

端木子名賜。字子貢。衛人也。少孔子三十一歲。以言語著名。善爲說辭。嘗從孔子求爲己目。孔子曰。汝器也。曰。何器也。曰。瑚璉也。孔子亦問端木子曰。汝與回也。孰愈。對曰。賜也何敢望回。回也聞一以知十。賜也聞一以知二。孔子曰。弗如也。吾與汝弗如也。端木子問於孔子曰。貧而無諂。富而無驕。何如。孔子曰。可也。未若貧而樂。富而好禮者也。曰。詩云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其斯之謂與。孔子曰。賜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告諸往而知來者。衛莊公出公爭國。孔子欲仕於衛。冉有曰。夫子爲衛君乎。端木子曰。諾。吾將問之。入曰。伯夷叔齊何人也。曰。古之賢人也。曰。怨乎。曰。求仁而得仁。又何怨。出曰。夫子不爲也。衛公孫朝問於端木子曰。仲尼焉學。端木子曰。文武之道。未墜於地。在人賢者。識其大者。不賢者。識其小者。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。而亦何常師之有。陳子禽問曰。夫子至於是邦也。必聞其政。求之與。抑與之與。端木子曰。夫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。子貢賢於仲尼。端木子聞之曰。譬之宮牆。賜之牆也及肩。闕見室家之好。夫子之牆數仞。不得其門而入。不見宗廟之美。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。或寡矣。夫子之云。不亦宜乎。陳子禽亦謂

端木子曰。子爲恭也。仲尼豈賢於子乎。端木子曰。君子一言以爲知。一言以爲不知。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。所謂立之斯立。道之斯行。綏之斯來。動之斯和。其生也榮。其死也哀。如之何其可及也。當世之重端木子者。如此。惟孔子知其未足也。而屢進之曰。回也。其庶乎。屢空。賜不受命。而貨殖焉。億則屢中。及以不欲加諸人爲質。則曰。賜也。非爾所及也。後端木子德曰。進契道日深。孔子遂呼而謂之曰。賜也。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。對曰。然。非與。曰。非也。予一以貫之。端木子乃自歎曰。夫子之文章。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又曰。見其禮而知其政。聞其樂而知其德。由百世之後。等百世之王。莫知能違也。自生民以來。未有夫子也。至此端木子之所造深矣。而孔子之自衛反魯也。端木子實從之。故其言多見於魯君臣之間。如邾子來朝。魯定公受玉。吳太宰嚭召季康子。吳及衛會於鄆。子服景伯如齊諸大事。端木子竝以辭命聞。詳具春秋左氏傳。孔子既沒。門人心喪三年。畢治任將歸。端木子反築室於場。獨居三年。然後歸。其尊師有如此。端木子嘗宰信陽。相魯衛。而終於齊。太史公疑在齊平公之世。然史傳未詳。其墓亦不可考。或曰。在今濬縣大伾山云。唐追封黎侯。宋加黎陽公。明祀稱先賢端木子。

程子曰。子貢之知。亞於顏子。知至而未至之也。

又曰。子貢之貨殖。非若後人之豐財。但此心未忘爾。然此亦是子貢少時事。至聞性與天道。則不爲此矣。謝氏曰。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。亦可以進德。若子貢可謂善觀聖人矣。亦可謂善言德行矣。

又曰。觀子貢稱聖人語。乃知晚年進德。蓋極於高遠也。朱子曰。子貢推測而知。因此識彼。告往知來。是其驗矣。

又曰。凡人有不及人處。多不能自知。雖知。亦不肯屈服。如子貢自屈於顏子。可謂高明矣。夫子所以與之也。

又曰。聖人之道。大段用敏悟。曉得底。方擔荷得去。如子貢雖所行未實。然他卻極是曉得擔荷得去。使其見處更長一格。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。聖門自顏曾而下。便用著子貢。所以孔子爰呼子貢而與之語。意蓋如此。

又曰。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。發出忠恕。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。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。

又曰。夫子之於子貢。屢有以發之。而他人不預焉。則顏曾以下。諸子所學之淺深。又可見矣。

或問。子貢致知之功已至。其於事物之閒。灼然知夫理之所在而不疑。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。夫子當其可而問之。發其疑而告之。故能聞言而悟。不逆於心。觀夫子於曾子之外。獨以告子貢。則其不躐等而施者。蓋可見矣。朱子曰。此說亦善。

又曰。子貢俊敏。

又曰。子貢在當時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。通曉事務。孔子亦自謂達不如賜。

或問。夫子之道高遠。故不得其門而入否。朱子曰。不然。顏子得入。故能高堅前後。如有所立卓爾。曾子得

入。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。子貢得入。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。他人自不能入爾。非高遠也。慶源輔氏曰。聞一知十。只是知得周徧。終始無遺。聞一知二。只是知得通達。無所執泥。然思與睿亦非兩事。但有生熟之異。始則思而通。久則明睿生。而物無遺照矣。

又曰。自屈生於自知。自知則不安於已知。自屈則不盡於己至。此夫子所以許子貢也。又曰。子貢知識高明。故通達事理。

袁氏曰。曾子聞一貫之說。卽唯而無疑。固已深領吾道之妙。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。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。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。

雲峰胡氏曰。曾子篤實。能力於行。子貢明達。能求其知。夫子所以告之者。若不同。而所謂一者。未嘗不同也。

又曰。孔子歿。子貢哀慕之心。倍於父母。廬墓至六年之久。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。蓋益深矣。

新安陳氏曰。孔門穎悟。莫如顏子。子貢可以亞之。所以終得聞性於天道與一以貫之。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。

又曰。顏曾以下諸子。天資之敏。學問之進。皆無如子貢。更觀其聞性與天道。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。足以見矣。

朱氏公遷曰。顏淵、子路、子貢皆爲以理自守者。然守之近於自然者。顏子也。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。子貢

也。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。子路也。守之嚴而不免以己方人者。子貢也。是其所守者雖同。而其氣象不同。則如此。

敬軒薛氏曰。孔子弟子。知孔子者。不過顏曾二子。其次。惟子貢庶幾焉。

愚按。孔門聰明穎悟。顏淵而外。莫如子貢。生平誼篤於親師。智足以知聖。求之七十之子。未之多見。晚年造深學。進與聞一貫之旨。獨契性道之妙。勿論游夏之徒。卽德行如閔冉。亦有所不及也。已。借曰以言語著名。蓋其才優專對。不辱聘使。亦士君子行己之大者。豈其佞喋恣騁。從事於便給之長邪。而太史公謂其利口巧辭。孔子常黜其辨。則誣甚矣。至貨殖一節。乃少時事爾。且亦必有道焉。當時孔子不過惜其未能忘情境遇。如顏氏子之屢空云爾。非謂其皇皇財利。效市井賈人之爲。如史記所稱好廢舉。與時轉貨。販鬻於曹魯之閒云云也。若所謂一出而存魯。亂齊。破吳。彊晉。霸越。十年之中。五國各有變。則謬妄尤甚。考之春秋左氏傳。前後戾舛。事絕不類。大都戰國時。三晉兩周縱橫遊談之士。假託於孔氏高弟。以自文其詭譎傾危之習。而腐遷及班氏不加深考。從而誤信之爾。苟非後世諸儒尙論明辨。聖門大賢。直與猗頓儀秦輩埒矣。其爲侮謗誣損。可勝歎哉。而近代楊升菴則又曲爲之諱。以謂子貢多聞多見。有似貨殖。然則賜不受命。當作何解邪。又以史遷之言。雖朱文公亦惑之。夫文公之注論語也。於子貢貨殖。不過曰此心未忘而已。中引程子之言以發明之。於四科之言語。不過曰善爲辭令而已。並未嘗雜稱史記猥濫之說。然則文公不惑於史遷之言也。明矣。升菴能信子貢。而不能信文

學統 卷十二

公抑又何邪。升菴雖號稱宏博。不過富於詞章已爾。本不足辨。姑及之。

學統卷十三

翼統

有子

有子名若。字子有一字子若。魯人也。少孔子三十六歲。爲人彊識。好古道。明習禮樂。少時惡臥而焮其掌。君子以爲能有忍。嘗問於孔子曰。國君之於百姓。如之何。孔子曰。皆有宗道焉。故雖國君之尊。猶百世不廢其親。所以崇愛也。雖於族人之親。而不敢戚君。所以謙也。有子既學於仲尼。而有得焉。其言曰。其爲人也。孝弟而好犯上者。鮮矣。不好犯上。而好作亂者。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。其爲人之本與。又曰。禮之用。和爲貴。先王之道。斯爲美。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。不以禮節之。亦不可行也。又曰。信近於義。言可復也。恭近於禮。遠恥辱也。因不失其親。亦可宗也。魯饑。哀公問曰。年饑。用不足。如之何。有子對曰。盍徹乎。公曰。二吾猶不足。如之何其徹也。對曰。百姓足。君孰與不足。百姓不足。君孰與足。有子智足以知聖人。其贊孔子曰。豈惟民哉。麒麟之於走獸。鳳凰之於飛鳥。泰山之於邱垤。河海之於行潦。類也。聖人之於民。亦類也。出於其類。拔乎其萃。自生民以來。未有盛於孔子也。孔子既歿。曾子道孔子之言曰。喪欲速貧。死欲速朽。有子曰。是非君子之言也。曾子曰。參也。與子游聞之。夫子有子曰。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。曾子以告子游。子游曰。甚哉。有子之言似夫子也。昔者夫子居於宋。見桓司馬爲石槨。三年不成。

夫子曰。若是其靡也。死不如速朽之愈也。死之欲速朽。爲桓司馬言之也。南宮敬叔反。必載寶而朝。夫子曰。若是其貨也。喪不如速貧之愈也。喪之欲速貧。爲敬速言之也。曾子以告。有子曰。然。吾固曰。非夫子之言也。曾子曰。子何以知之。有子曰。夫子制於中都。四寸之棺。五寸之槨。以此知其不欲速朽也。夫子失魯司寇。將之荊。先之以子夏。申之以冉有。以此知其不欲速貧也。他日子夏。子張。子游。以有子似聖人。欲以所事孔子事之。彊曾子曰。不可。江漢以濯之。秋陽以暴之。皜皜乎不可尙已。哀公八年春。吳伐我。次於泗上。微虎欲宵攻王舍。私屬徒七百人。三踊於幕庭。卒三百人。有子與焉。吳子聞之。一夕三遷。人以是稱有子之武。悼公之母死。哀公爲之齊衰。有子曰。爲姜齊衰。禮與。公曰。吾得已乎哉。魯人以妻我。載糧。有子曰。非禮也。喪美脯醢而已。然有子旣祥而絲履組纓。君子譏之。或曰。誣也。檀弓之文曰。蓋。蓋之者。疑之也。有子嘗曰。舜鼓五絃。歌南風之詩。而天下治。觀此。可以知其所尙焉。有子卒。悼公弔焉。子游擯由左。以凶事尙右故也。有子之門人與曾子之門人記魯論。今論語是也。當時孔門諸賢。曾子而外。蓋卽推有子云。唐追封卞伯。宋加平陰侯。明祀稱先賢有子。

雲峰胡氏曰。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。而程子以仁爲孝弟之本。譬之木焉。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。程子就根本上說。程子之言。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。

范氏曰。凡禮之體。主於敬。而其用。則以和爲貴。敬者。禮之所以立也。和者。樂之所由生也。若有子。可謂達禮樂之本矣。

楊氏曰。仁政必自經界始。經界正。而後井地均。穀祿平。而軍國之需。皆量是以出焉。故一徹而百度舉矣。上下寧憂不足乎。哀公以二猶不足。而有若教之徹。疑若迂矣。然什一天下之中正。多則桀。寡則貉。不可改也。後世不究其本。而惟末之圖。故征斂無藝。費出無經。而上下困矣。又惡知盡徹之當務。而不爲迂乎。朱子曰。有若似聖人。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。如檀弓所記。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。

慶源輔氏曰。哀公欲加賦。惟末是圖也。有若欲徹。反本之論也。以私意而觀目前。則反本之論爲迂。而圖末者。有一旦之效。以理而觀於長久。則一旦之效。適重後日之憂。而反本之論。實經久之利也。末流之弊。愈求諸末。不至於覆亡不止。古經一律爾。

厚齋馮氏曰。古者什取一。以給公上。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。上止出令而已。故民足則君足。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。故民雖不足。而君亦未嘗得足。哀公連年有蝨。又用兵於邾。兼有齊警。以用不足爲憂。有若乃告之以徹。此儒生之常談。而世笑之以爲迂闊者也。然有國者。足食以稅。足兵以賦。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。季孫以兵不足。而欲用田賦。故夫子曰。有周公之典在。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。哀公以二猶不足。而欲加稅。故有若對曰。盡徹乎。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。有素也。

新安陳氏曰。節用則薄取而有餘。民之富。卽君之富也。侈用則盡取而不足。民旣貧。君誰與守其富哉。宣公稅畝後。哀公加賦。經傳無聞。仁言之利溥矣。

雙峰饒氏曰。有子論仁論禮。皆只說得下面一截。上面一截。須待程子朱子爲發明之。

又曰。有子氣象從容。辭不迫切。

汪氏曰。有子言務本是用功。卽孟子智禮之實也。其言本立是成功。卽孟子樂之實也。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。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。其意有不同爾。

勿軒熊氏曰。按論語有若之言。凡四章。一言仁。一言禮。一言信義。皆爲學之大本。一言徹法。亦爲政之大經。體用具矣。

愚按。有子好古深思。明體達用。實曾氏之流亞也。卽論語所載數章。辭指氣象。從容不迫。頗有似於聖人。後游夏之輩。至欲事之如孔子。其說出於孟氏。宜爲可信。由此而觀。可以見諸賢思慕其師之切。而有子之取重於聖門也。亦已素矣。然有子之自知甚明。知聖亦審。觀其言曰。自生民以來。未有盛於夫子。則其生平推尊孔氏。何如其至。使當時脫無曾子之言。亦豈遂輕據宣尼之座。抗顏自居於至聖。而以師道臨同學有衆哉。殆必不然矣。若如史遷之言。其始也。以其貌之僅肖也。而擁而崇之。其繼也。以一二事之未能中也。而一旦斥而去之。夫孔門諸弟子爲何如人。羣奉一師。繼大聖人後爲何如事。顧乃一予一奪。同於優戲。曾童孺之所不爲。而謂聖門爲之乎。況所謂一二事。亦不過星巫卜祝。小智曲數之末爾。孔子之爲孔子。豈在於是。知與不知。又奚足以重輕有若耶。甚矣史遷之妄也。學者於此。苟有知識。未嘗不致辨焉。而象山陸氏輕信史遷。遂詆有子爲支離。夫有子之言具在。其發揮聖道。亦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。愚不知其所謂支離者。果安在也。賢如有子。而史遷誣於前。象山詆於後。抑何聖

賢之不幸哉。噫。

學統卷十四

翼統

言子

言子名偃。字子游。吳人也。少孔子三十五歲。自吳之魯。受業於孔子。孔子閒居。言子侍。曰。敢問禮。孔子曰。郊社之禮。所以仁鬼神也。禘嘗之禮。所以仁昭穆也。饋奠之禮。所以仁死喪也。射饗之禮。所以仁鄉黨也。食饗之禮。所以仁賓客也。明乎郊社之禮。禘嘗之義。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。是故居家有禮。故長幼辨。閭門有禮。故三族和。朝廷有禮。故官爵序。田獵有禮。故戎事閑。軍旅有禮。故武功成。言子聞之。煥若發矇焉。孔子與於蜡賓。事畢。出遊於觀之上。喟然而歎。言子侍。曰。夫子何歎也。孔子曰。昔大道之行。天下爲公。今大道既隱。天下爲家。言子曰。今之在位。莫知由禮。何也。孔子曰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。吾舍魯。何適矣。夫魯之郊禘。非禮也。周公其衰矣。杞之郊也。禹也。宋之郊也。契也。是天子之事守也。周公攝政。致太平。而與天子同是禮也。言子問喪之具。孔子曰。稱家之有無。言子曰。有無惡乎齊。孔子曰。有毋過禮。苟亡矣。斂手足形還葬。懸棺而封。人豈有非之者哉。言子每侍孔子。輒以禮爲問。故聖門謂子游爲習於禮也。曾子弔於負夏。主人旣祖。奠徹。推柩而反之。從者曰。禮與。曾子曰。夫祖者。且也。且。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。從者又問諸言子。言子曰。飯於牖下。小斂於戶內。大斂於阼。殯於客位。祖於庭。葬於墓。所以卽遠也。故喪事有進而

無退。曾子聞之曰：多矣乎！予出祖者。曾子襲裘而弔。言子楊裘而弔。曾子指言子而示人曰：夫夫也。爲習於禮者。如之何其楊裘而弔也。主人旣小斂。袒括髮。言子趨而出。襲裘帶經而入。曾子曰：我過矣。我過矣。夫夫是也。衛司寇惠子之喪。其適子虎不得立。言子爲之麻衰牡麻經。將軍文子辭曰：子辱與彌牟之弟游。又辱爲之服。敢辭。言子曰：禮也。文子退。反哭。言子趨而就諸臣之位。文子又辭。言子固以請。文子退。扶適子南面而立。言子趨而就客位。將軍文子之喪。旣除喪而後。越人來弔。主人深衣練冠。待於廟。垂涕洟。言子觀之曰：將軍文氏之子。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。其動也中。衛司徒敬子死。子夏弔焉。主人未小斂。經而往。言子弔焉。主人旣小斂。言子出經。反哭。子夏曰：聞之也。與曰：聞諸夫子。主人未改服。則不經。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。問於言子。言子曰：其大功乎。孔子旣卒。弟子皆弔服而加麻。出有所之。則用經。子夏曰：入宜經。可居。出則不經。言子曰：吾聞諸夫子。喪朋友。居則經。出則否。喪所尊。雖經而出。可也。季康子謂言子曰：仁者愛人乎。言子曰：然。人亦愛之乎。曰：然。康子曰：子產死。鄭國丈夫捨玦珮。婦人捨珠珥。巷哭三月。不聞竽瑟之聲。仲尼之死。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。何也。言子曰：譬子產之於夫子。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。浸水所及。人得而知之也。天雨所及。人不得而知之也。言子嘗爲武城宰。孔子問曰：汝得人焉爾乎。對曰：有澹臺滅明者。行不由徑。非公事。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他日。孔子過之。聞絃歌之聲。孔子莞爾而笑。曰：割雞焉用牛刀。言子曰：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君子學道則愛人。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孔子曰：二三子。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戲之耳。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：先成其慮。及事而用。故動則不妄。是言偃之行。

也。孔子亦曰：欲能則學，欲知則問，欲善則詳，欲給則豫，當是而行，偃也得之矣。蓋言子在聖門，特習於禮，以文學著名，其宰武城，以禮樂化民，邑人至今稱之。言子生卒年月無考，今吳郡有子游冢云。唐追封吳侯，宋加丹陽公，後改吳公，明祀稱先賢，言子。

楊氏曰：爲政以人才爲先，故子游爲宰，孔子以得人爲問。如滅明者，觀其二事之小，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。後世有不由徑者，人必以爲迂，不至其室，人必以爲簡，非孔氏之徒，其孰能知而取之？問滅明，固正大，子游胸懷也，恁地開廣，故取得這般人。朱子曰：子游意思高遠，識得大體。

又曰：持身以滅明爲法，則無苟賤之羞，取人以子游爲法，則無邪媚之惑。

又曰：治有大小，而其治之必用禮樂，則其爲道一也。但衆人多不能用，而子游獨行之，故夫子聞而深喜之也。

又曰：吳公言偃，悅周公仲尼之道，而北學於中國，身通受業，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。今以論語考其語言，類皆簡易疏通，高暢宏達，其曰本之則無者，雖若見誦於子夏，然要爲知有本也。則其所謂文學，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。旣又考其行事，則武城之政，不小其邑，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，其視有勇足民之效，蓋有不足爲者。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，則其與之之意，豈淺淺哉？及其取人，則又以二事之細，而得滅明之賢，亦其意氣之感，嘿有以相契者，以故近世論者，意其爲人，殆敏於聞道，而不滯於形器者與。